

57X
26
47

群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島原秘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具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為鎮西將軍劉備大率眾來權命遜為大督拒之備眾奔潰拜上大將軍右督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羅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



Shanghai Library 111-1

進取小宜恩威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
爲先自不彥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
其力効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
漢高舍陳平之譽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
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
非懷遠之弘規也赤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
宮並開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
以爲子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

若其不往終爲取禍且開二宮勢敵必有彼
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
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
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
隙及太子有不安之義遜上疏陳太子正說
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美彼
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
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

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
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
書下獄死權累中使責讓遜慎志致平也
子抗字約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
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
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即位加鎮軍
督信陵軍事抗教覩政令闕時何定弄權閹
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靖讚庸回唐書做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
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豐
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淺雖使竭情盡
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
患告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
制之威而冀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
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感冠之曹少漸道
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

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

無穢聞薛

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人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附季勗皆當世秀類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地族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蓋之義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

以加心經忠義身故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臣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

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臣如此嘗乘馬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凡比之非類見釋又失盛水金馬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

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備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

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
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
好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
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
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
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
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
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下惡和過住息全公

主使人覘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
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
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
覷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
不可奪全寄楊竺等爲霸支黨諸懇日興粲
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

殷基通語曰初

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
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禮
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
賓客造爲二端也黨疑貳中外官僚將相大

臣舉國中分權患之。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

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

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

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

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

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曆曰：晃入日誅曰太

方鼎時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

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

氣不挽諱。晃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

言并還田里

者十數。衆咸寃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

孫峻孫弘等封為南陽王。遣之長沙。諸葛恪

固爭之乃止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

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

權。耳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

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

亦賜死。流竺屍于江陵。又誅寄安奇等。咸以

黨霸搆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出斲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雉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

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辭盡極諫至聞太子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

一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爲左丞相時徙都武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

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安則君樂
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臣明闇於紂雄君
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
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
諸公卿媚上求愛困民以求饒遵君於不義
敗政於滛俗臣竊為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
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更
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

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
但坐賞輕而罰重戒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
自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
藏百姓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
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
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
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
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

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
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具
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理文不
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
耳臣謹奏耳目所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
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
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确非都安國養
民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
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
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年
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
延子孫冒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
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
孫弘造義兵以來旣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
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

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如有監
官務行威勢所搔在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
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
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也免毒
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
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
明玉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
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
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
之歌作戒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
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
得以壽終者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
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
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

色疾病昭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
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
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姿才
卓茂皆社稷之楨榦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
留神思訪以時務昭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
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爲君所諫非也又
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衰耗爲不得徙
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事以來陰陽

五星失畧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
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於天脩之由德豈
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
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
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
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
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
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進也而陛下忿其苦辭

惡其道直對曩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
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堯復存先帝親賢陛
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
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
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
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陛下愛其細介
不訪大趣榮以遵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
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

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以帛給之枯
骨不收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
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
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媼邪之色後房房
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
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
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
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奸欺是不遵先

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
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
玄黃官有朱紫是不遵先帝外杖顧陸朱張
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熙邦內清肅今者
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
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
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
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

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
之桓靈親近官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黃
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與戰兵若江渚
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
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
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
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
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則時遣歸來

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後吏
兒從後死家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
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
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
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妄今則不然
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
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
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

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拘則士民
散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
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
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
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
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
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
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職司

或益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
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
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
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
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

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
過不可長是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敢諫之哉
武公九十思聞警誠臣察陛下無思誠之義
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
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指弄臣言而放
奢意意曰奢情曰至吏曰欺民曰離則上不

信下下不當疑上骨肉相刻公子將奔臣雖
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
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後使人復
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
遇陛下不能脩俗與衆沉浮若比干伍負以
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
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
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
當起風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
見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陳誠
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
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
安子亦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
逆雨集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
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
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今強敵當塗西州

傾覆孤疲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
虞旦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
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
也臣聞爲人王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今宮
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恐
黎庶人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
陛下不務脩德而築宮若德之不修行之不
貴雖殷辛之瑤臺秦始之阿房止不喪身覆
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致水旱民
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有倚此乃
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臺離雖
念刮骨肉茅茨不翦復何益焉太皇帝之時
寇銷懾威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
陛下危側之世之太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
不慮哉願陛下留
意臣不虛言也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即位爲大司農
主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
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
詔詰責送付廣州徙交趾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皓時遷中書令皓
臣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
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在
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

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
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
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于
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
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清流變濁忠
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
風靡令待下從媯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
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平也臣心所不安

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
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
與譽者譽日損而福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
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
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
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
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
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就有逆逆

會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
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
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
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
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
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佞
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
國議手弄天機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

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己來陰陽錯謬四時逆
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雹參之典籍皆陰氣陵
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
事災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
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災感之變願陛下上
懼皇天謹告之誦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
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之授失清澄朝
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廣延淹滯

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
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
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
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
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
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
刑感民求辨是以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
聲感傷調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

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
瞻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
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
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天也今國
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
有餘人內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
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
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悟敵之不來忽

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爲難誠非長筭廟勝
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承
天贊由實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
免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
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
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
秦建帝皇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
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呼社稷

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嶮守重山之固可謂
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
臣繫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煙
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
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
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憚乃共譖
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
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

皓疑其託疾掠考干所卒無一言竟殺之家
屬徙臨海并下誅玄子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
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
曜論之其辭曰蓋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
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
以古之志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之稱不建
也故勉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

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
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
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
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崇
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
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而今之人多不
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

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
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
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或
至睹及衣物徒慕易行廉耻之意施而忿屐
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內封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士之
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
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

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
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
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
繫之置石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
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
何博奕之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
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
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

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
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
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藉
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
一木之稱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
人之將來龍之服金石之樂足兼碁局而貨
博奕矣設今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

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
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
射御是有犂師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
賤遠矣孫皓即位爲侍中常侍領左國史時
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荅曰此人
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
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
怒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終不聽皓每饗

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
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素飲酒不過二升初
見禮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菜茗以當酒至於
罷衰更見逼強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
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為歡時有
愆過或誤犯咥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
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事也故
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

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覈
連上疏救曜皓不許遂誅曜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為中書承孫皓更營
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
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
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
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
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其上竊以曩時之事
揆今之勢詎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爲
治雖九舜不能安而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
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非
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
今爲緩抱火以薪之喻於命爲急誠宜住建
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植之業爲飢乏之
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

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臨怨苦之衆赴
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但固守曰
廣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
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
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卜土立基非爲
不祥又楊布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興
駕遷住五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
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

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
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
事必有大凶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旣不可犯
加又農月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
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
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
以愚管窺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
計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

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希無疾
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
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此乃雄夫
智士所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
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強大
而忽農忘福若上下空之運漕不供敵犯強
傷使用郤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
矣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

廩無儲世俗滋侈上疏曰今寇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輔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違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

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死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

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
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己備民之三望未
報且飢者不待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
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
事多而役少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
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
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
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

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瞻宜臺生
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華之巧妨
日於靡侈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莠下有消
賄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
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
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
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
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

乎此救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
無以易此漢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
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宮女工開
國家之利杜飢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
充路兵不離強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
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